

影梅庵:乱世中的至情绝响

◎顾云峰

灯下漫笔

晚明,一个被阴霾笼罩的时代。朝堂上,奸佞弄权,党争不断,政治沦为权力的角斗场,正义与清明被无情践踏。民间,苛捐杂税繁重,百姓苦不堪言,饿殍遍野。边境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地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曾经繁华的城市化为废墟,乡村一片死寂,商业凋零,经济崩溃,整个社会摇摇欲坠。然而,在思想禁锢与解放的碰撞中,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暗流涌动,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与爱情观。

如皋的影梅庵宛如狂风骤雨中的孤舟,承载着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深情,在乱世中漂泊,成为他们灵魂的宁静港湾。

故事始于秦淮河畔。彼时,董小宛“面晕浅春,纈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在纸醉金迷的秦淮河畔,她如青莲般脱俗,瞬间吸引了冒辟疆的目光。但冒辟疆因家族衰败,肩负振兴家业之责,又科举失利,前途迷茫。传统家族观念的束缚,让他面对董小宛炽热的追求时内心矛盾挣扎,只能一次次忍痛拒绝,陷入爱而不得的痛苦。

董小宛对爱情执着坚定,在文化名流钱谦益的帮助下,追随冒辟疆来到如皋。初入冒家,作为妾室的她,面临封建家族森严等级的压力。冒家主母因她的出身心存疑虑,态度冷淡,日常多有挑剔。董小宛每日鸡鸣即起,精心准备饭菜,对食材、火候、调味都亲力亲为。面对主母的苛责,她默默承受,温婉回应,夜深人静时反思改进。她生性淡泊,饮食简单。其勤俭、温婉与坚韧如春风化雨,渐渐融化了冒家人心中的坚冰。冒辟疆曾写道,母亲和妻子见到董小宛后都很喜爱,董小宛侍奉众人尽心尽力。她凭借自身努力与贤良淑德,在冒家站稳脚跟。她对冒辟疆的高度评价体现出二人灵魂的契合,从一开始,他们就因相互欣赏而紧密相连。

命运总爱捉弄这对苦命鸳鸯。冒辟疆重病垂危,董小宛心急如焚,日夜守在病榻前,衣不解带。她亲自煎药,为控制药温与剂量,不顾烫伤用嘴唇试探。夜晚蚊虫肆虐,她手持蒲扇为冒辟疆驱蚊,自己却被叮得满身包块。寒夜,她用体温为冒辟疆取暖;炎夏,她用湿布为其降温;冒辟疆疼痛时,她轻抚安慰。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冒辟疆病情逐渐好转,这份生死与共的经历铸就了他们坚不可摧的感情。

兵荒马乱的年代,战火蔓延,他们被迫踏上逃难之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董小宛将厚棉衣给冒辟疆,自己身着单衣在雪中艰难前行。食物短缺,她不顾危险寻找野菜,双手被冻得通红开裂也不退缩。遇到危险,她毫不犹豫地挡在冒辟疆身前。一次,乱

兵索要财物,她护着冒辟疆,大声呵斥,以无畏的气势吓退乱兵。她的每一次抉择都彰显着对爱情的忠贞,在乱世中,爱情是他们活下去的信念与动力。

局势愈发严峻,冒辟疆为董小宛安危考虑,忍痛决定将她托付给朋友。昏暗的屋内,气氛压抑。冒辟疆颤抖着说出决定,董小宛眼眶泛红,紧紧抓住他的手,哽咽着表示生死相随。这番话打动了冒辟疆和冒家二老,打消了送走董小宛的念头。冒辟疆深刻意识到董小宛于他而言,不仅是情感寄托,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董小宛的决绝让他看到爱情足以战胜一切恐惧与困难。

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夜晚,二人常相对而坐。四周是无尽的黑暗与恐惧,战火声、哭叫声交织。他们手紧握,心中悲戚。这份共患难的默契与深情支撑着他们在乱世坚守,他们明白,唯有彼此的爱能抵御外界的残酷。

一次,冒辟疆深夜与董小宛分别后,梦见回家不见董小宛,焦急询问妻子,只见妻子默默落泪。他梦中大喊惊醒,心有余悸,这才越发深刻地意识到董小宛在他生命中的重要。

闲暇时,他们一同研读诗书、探讨诗词。冒辟疆在文学创作中愈发依赖董小宛的见解,她总能给他新的灵感。当冒辟疆因生活困苦、仕途不顺烦恼时,董小宛温柔倾听,安慰鼓励,给予他前行的力量。他们的精神交流升华了爱情,也是在乱世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与希望。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契合呼应着董小宛对冒辟疆的评价,他们在灵魂层面的交流早已超越普通夫妻之情,是思想的共鸣与灵魂的依偎。

影梅庵的梅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寒冬,梅花傲雪绽放,恰似他们坚守的爱情,坚韧热烈。梅花不仅象征他们的爱情,更象征困境中不屈的精神。艰难岁月里,他们常于梅树下相拥,从梅花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这梅花,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人坚守希望的象征,即便时代黑暗,也总有美好值得守护。梅花的高洁傲岸,如同晚明文人的气节,与冒董二人的爱情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在黑暗中坚守光明的动人画卷。

“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冒辟疆回首与董小宛相伴的岁月,感慨万千。他们的爱情在乱世中愈发深沉。这份爱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黑暗时代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在命运的狂风骤雨中,他们紧紧相依,用爱抵御苦难,成为彼此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他们的故事如影梅庵的梅花,在历史长河中散发永恒的芬芳,激励后人在困境中坚守真爱,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他们的爱情成为晚明乱世独特的亮色,映照出人性光辉与时代沧桑。



飒飒东风细雨来

布面油彩 ◎孙珂

我的娘

◎胡小其

玉兰一瓣

我的娘,属羊,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和大多数的娘一样吃过不少苦,挣过集体工分、做过河工、养过猪、过过吃糠腌菜的日子。

记忆中的娘是长脸蛋,清瘦,有两根辫子,很长,据说为了生活,她把辫子偷偷剪了,卖了15块钱用于一家的日常开销,父亲知道后和娘吵了很久,大体意思是父亲习惯了有两根长辫子的娘,突然辫子没了,咋看她都不顺眼。如今,娘已入古稀之年,满头白发,去年还生了一场差点要了命的大病,虽已康复,但看得出娘已越来越老了。

睡梦中我常梦到娘,害怕她有一天离我们越来越远。依稀梦到每天清晨娘背着我匆匆忙忙去大队上工,而我坐在小凳子上看着她们劳作和打号子的情形;依稀梦到娘每次把锅里的米捞给我,而她自己却喝着能照见人的稀饭的情形;依稀梦到娘不舍得吃鸡蛋,而每次都在我的碗底窝着两个的情形;依稀梦到我做错事娘在后面追着要打我,可等她追着了却又将捏得紧紧的拳头轻轻地在我屁股上碰两下的情形……

梦中醒来,细细回想,我有好多事情对不起我的娘。记忆中的娘不喜欢吃瘦肉,每次她都把肥肉夹掉后将瘦肉丢我碗里,一边夹一边说:“妈妈不吃瘦的,就欢喜吃肥的。”一直以来我也这样认为的,直到去年娘住了院,她说不能吃肥的,告诉我她从小就不喜欢吃腥油,一吃就反胃。我瞬间明白了,娘当时说的是“假话”,我却信以为真,我每吃一块瘦肉,娘都忍受着痛苦。

小时候尤其是一、二年级,我经常赖学,为了不上学,我把书本藏起来,说是丢了,经常把娘急得团团转。娘每次二话不说,不管刮风下雨,都用瘦弱的身体背着我去学堂,一边跑一边说:“不上学不行啊,你小舅都读高中了,还会帮人家记账,将来肯定有出息,不识字将来都认不得江南。”现在想来,在那个年代,能有多少家长有这样的觉悟?而我却玩着自己的小聪明。

1997年,我考上了大学,那时路途虽然不远,但公共交通十分不便,没有高速,更没有跨江大桥,早上六点从如皋车站出发,半路能被转卖几次,差不多下午两点才能到苏州。娘怕我路上挨饿,每次在我开学时总会煮上十几个鸡蛋让我路上垫垫饥,可我总要在靖江八圩渡口买上10块钱的盒饭打牙祭,殊不知,那时娘在工地做小工一天也就是不超过12块钱的报酬,不吃娘煮的鸡蛋而去挥霍着她一整天的辛劳。不懂事的我让娘没日没夜地劳作,白天上工地,又起早带晚下田地,就是为了我能安心在外上学。

欠人情总是要还的,可娘的情我这辈子怎么也还不了,而是越积越多,因为她要求儿的实在是越来越少,给予我的却是满满的牵挂和一万个不放心。娘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回来,尤其是我出差,电话那头总不会忘记交代一句:到家了打个电话啊。去年娘在上海住院期间,问得最多的一句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她想家了。今年正月感冒咳嗽住院,她每次看见查房的医生,问得最多的还是同样的这句话,是啊,在娘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她自己,她在乎的还是这个家。

对我来说,有娘在的地方就是灵魂牵梦萦的地方。有娘牵着我的手去上学走过的乡间小路上;有娘补了又穿,穿了又补的一块块小补丁上;有娘带我去捡麦穗的田埂上;有娘不顾自家稻谷淋雨带我奋力帮邻居家抢收的晒场上;还有娘以为我走丢了后满世界找我的哭喊……娘的一切是我建立人生价值观的根基,在那儿有我挥之不去的童年印记,有我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听过不少报告,聆听过不少演讲,但最难忘的还是娘的那些没有豪言壮语的家长里短,它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浸润在我每天醒来后呼吸的第一口空气里。

此时此刻,我的儿在隔壁房间写着他的娘,我在他的隔壁写着我的娘,我们一起赓续着娘的故事。